

合浦文昌塔传奇

▲ 范翔宇

外祖父的墓地在合浦文昌塔下不远的小山坡上，少年时每逢扫墓时节从文昌塔经过，总听到大人们说一些有关文昌塔的奇闻逸事。比如：塔顶上有人头蛇啦，塔里面有骷髅怪啦，还有会吃人的飞鼠（蝙蝠）啦等等。总之，尽是一些都是吓阻小孩不去攀塔玩耍的怪灵鬼神事。因此，少年的心中，总对文昌塔存有畏惧好奇之情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对文昌塔的畏惧好奇之情渐淡，但在耳闻传说中，文昌塔又生出了许多“疑论”。如：文昌塔是破坏合浦风水的犀牛鞭啦，文昌塔又是廉州府城的旗杆啦，文昌塔还是凝聚合浦文运的镇方宝物。总之，论者各有经典所引，教人半信半疑间，对文昌塔多了几分关注探究之兴趣。

是一个乾江老者的论说，固定了我对文昌塔感受认同。

那一年清明期间，依例又去拜祭外祖父，完成了各式礼节之后，进入了吃“生菜包”的程序。拿着现包现吃的“生菜包”举步于密密麻麻坟堆之间，寻觅那墓碑上的岁月留痕。寻觅间，一老翁照脸而来，互问之后，原来老翁竟是外祖父的宗亲。攀谈起来，谈兴浓处，老翁按不住自豪之情，指不远处的文昌塔提高了声调：“番塔（本地人对文昌塔的俗称）是乾江的文笔啊，正是有了这支文笔，乾江就出了百多两百教授专家啊！”老翁一边兴奋地说，一边指点着教我辨认。随着老翁的指引，细看之下，文昌塔果然像一支巨笔耸立在土岗上！“笔头尖尖出人才，这番塔顶上的宝葫芦，不就是笔尖吗！”

老翁言之确确，不容置疑。

其实，老翁的“文笔”之论，也并非言之虚妄。

据清《合浦县志》记载：廉州“郡城南隅无高岗，江流斜去，形家所忌，故民无储蓄，科名也寥寥，故建塔镇之，名‘文昌塔’，取丁火之义。”也就是说寓文明昌盛之意。

文昌塔距郡城仅3公里，由明廉州知府陈基虞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塔高七层，八角形，是一座叠涩出檐平座空心砖塔。其造型从底层向上逐层收拢，一层比一层狭，一层比一层小，并在塔心设阶梯逐层次第回旋往上，可登至顶部。塔身结构全用青砖对缝粘砌，表层抹灰浆，每层叠涩出檐上置平座，开着东西通风门，即坤门与风门，其余是作装饰之用的假门，塔内有阶梯盘旋而上。塔身为白色，角边和拱门边为红色，红白鲜明，既朴素又美观。底座直径8.1米，空心内径2.6米，塔尖为葫芦宝顶。从底座至塔顶共36米，仰视弥高，确似一支巨笔直指云天，使人观之顿生蟾宫折桂的豪气。文昌塔巍然独峙案山之上，地处高阜，南襟禁山，西倚望洲岭，东北临府城。登塔眺望，海天胜景尽收眼底。

合浦文昌塔，对研究古代文化艺术及建筑力学都有较大的价值。因此有南部宝塔之冠的美称。

文昌塔建成后，廉州“科名也寥寥”的状况得到改观，明清之际，廉州府先后出了进士近20名（武进士2名）。而人不足千口，地不过半平方公里的乾江圩，就占了4名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晚清同治、光绪两朝的47年中，乾江圩有姓名可查的科举人士竟超过了100名。而民国38年间，乾江走出了钦廉地区的第一个留日学生，从乾江走出去的教授、专家多达200余名。

此后，乾江有了廉州府的第一间近代学堂，有了廉州府最早的女子学校，有了十多二十家学堂私塾，有了百年书香，教授之村的美誉。

因此，称文昌塔为乾江的文笔当之无愧。

在珠乡民间传说中，文昌塔的修建却成了另外一种意思，即文昌塔系“犀牛鞭”一说，而且还把清代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任廉州知府的康基田拖下水，使之成了破坏合浦风水的魁首。

据民间风水人士称，合浦原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名为“犀牛望月”，是可以出帝王将相的。康基田来廉州任知府时，发现了这个秘密而妒忌廉州“犀牛望月”这块风水宝地，于是就在犀牛藏身的地方，专门建了一条犀牛鞭来镇压犀牛潭中的犀牛，使之永远不得翻身，不让它带出“贵人”。因为这条犀牛鞭的破坏，使合浦无法出帝王将相。廉州的这块风水宝地也就被“破”了。时至今日，珠乡的老一辈对此仍然耿耿于怀，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，使康基田的形象受到歪曲。

其实，康基田真是受了天大的冤枉。因为文昌塔修建的年代要比康基田来廉州任知府时早了整整160年。而历史上真正的康基田是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。他不但为官清廉，政绩显著，还为修建廉州古城，修复珠城的文物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东坡亭，东坡井、东坡湖能留存至今，都是康基田的功劳。

康基田到廉州上任时，正值“四峒外叛，山海寇盗窃发”的多事之秋，廉州府境内“山泽之土未尽垦，诗书之气未尽复，凋敝之民未尽乐生也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余奉命守土，目击心忧。”他认为：“太守职在亲民，民间利弊疾苦，下至日用琐屑，求所以宜民者，尽其力而建树。”为此他“谋诸父老，复古卫圻，筑廛舍二百余间，招徕商贾，寻龙江故道，引源头水自龙津桥西流城南”。为了奖励勤学，他又将被水淹没的海门书院迁移重建，并请名师训课。为了解决廉州古城内的排涝防洪问题，他还带领城中军民修建水洞口，排水沟，开挖北河塘，建立了有效的城内水利系统，（清除）了廉州古城的水患。还重新翻修了古城衙门和魁星楼，增加吏员宿舍。由于他常怀恤民之心，勤政廉洁，有清代的珠城官员中，算是最有功绩的一个，他人难望其项背。

康基田来廉州任太守的第二年，在带领城中军民开疏城河，宣泄城内池塘积水的工程中，发现了东坡井的遗址。当时的东坡亭已是“其处风歌绝。荒烟漫草，寻访无由”。他为了考证东坡亭的确实遗址，四处查访东坡当年结庐处并仔细推考郡志记录，终于确定了遗址所在之地。他又带头捐俸，亲自监工，经过三个月的苦干，重建了东坡亭，东坡井，并将“去井百弓有池百餘亩”的水塘修建成东坡塘。现存于合浦师范内的东坡三景，就是康基田当年重建后传世至今的。

康基田在珠城廉州做出了卓然政绩，理所当然得到了珠乡百姓的敬重和拥戴。他调任离廉久日，珠城吏民扶轭相送，《廉州府志》把他列为珠城廉吏。如此看来，风水人士所传“康府立犀牛鞭镇压合浦风光”，确实是强加在康基田身上的冤假错案。应该予以公开平反洗冤，为之恢复名誉。

文昌塔下，还有许多景观和传说，洗鱼河便是其中之一。

洗鱼河是西门江入海的一条支流。这段支流从廉州古府城内的内河码头分流后，绕了一个弯，冲开了另外一个河道入海，在文昌塔下形成了一条河流，河水不深，河面也不宽阔，海水涨时可撑排筏渡河，海水退时则可涉水而过。当时从廉州府城进入乾体水师营的唯一官道——廉乾大道就经由此过。因此，廉州府城运往乾体营的军需粮饷，或乾体港运往廉州府的海鲜，都是走此官道，这个渡口也就成了交通最繁忙的必经之路。

当年，廉州府城的海鲜主要是由乾体港供应，每当涨潮之时，就是渔船回港之际，斯时，乾体港天后宫前的码头广场便人声鼎沸，各地的鱼贩子都集中到这里来挑选海鲜，鱼贩子们选好了海鲜之后，当即就雇请挑夫，一口气的挑回廉州府城抢“头流水”做生意，这叫“赶海鲜”。

虽然乾体港离廉州府城虽然只有一铺路（廉州方言，一铺路即十华里），但当时运输全靠肩扛人抬，而且还要撑渡过河，也算是很麻烦的事，特别是运送海鲜，讲究的是“赶鲜水”，正是这么一个赶字，赶出了这条洗鱼河。

装海鲜用的都是竹织的鱼簍，这种鱼簍底和周边都留有一定的空隙，以保证通风透气。鱼贩子买了海鲜之后，装进鱼簍里，上层再用树枝洒上水盖住簍口，挑夫们就这样一路小跑的往廉州府城赶。由于赶路急，脚步带起道路上的泥尘飞扬，难免沾在海鲜上面。赶到了这个渡口旁，马上就要进入廉州府城了。挑夫们就要在这里擦一把汗，洗一把脸，更重要的是要把沾在海鲜上面的泥尘洗干净，以恢复海鲜原来的鲜亮色泽，然后才进城。这也是挑夫们在十里路程挑担竞走中唯一的歇脚。当然，这里的“歇脚”不是为了休息，而是为洗净海鲜，久而久之。这段河流便被称作“洗鱼河”。至于“洗鱼河”起源于何年何月，那就无从考证了。可惜“洗鱼河”早已干涸，再也没有流水可供洗鱼，知道“洗鱼河”的人也寥寥无几了。

来到文昌塔下，除了可以感受历史魅力和民间风情之外，还会深深地被一处景观而感动，那就是双贞亭和贞女坟，这里有一个哀绝凄美的故事。此故事，发生在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六月。

清朝嘉庆年间，廉州府城中有一贡生姓林名炳章。林炳章有一女，因排行第三，人皆以三姑娘称之。三姑娘自幼聪慧勤巧，深得林炳章疼爱。林炳章也不时的教三姑娘一些书艺画工，诗词曲赋。那三姑娘悟性高，一学即会，众人皆称她有折桂之才，只可惜是女儿身。也正是应了那句红颜薄命，三姑娘长到二八年华，正在待嫁之际，林炳章染病身亡，撇下一门寡妇孤儿艰难度日。

林炳章死后，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，来者多是倾慕三姑娘美色和才艺，大有踏破门槛之势。三姑娘的母亲平日里很少外出应酬，根本就不知门外三尺的世态人事。在众多的提亲者当中，答应了一许姓子弟，并确定的迎娶佳期，只等吉日良辰，大红花轿临门，便把三姑娘嫁出去。

却说那三姑娘自小跟随父亲应酬于书社画坊之间，多少也闻知一些世事风情，人间炎凉。她知道母亲把自己许给许姓人家之后，就暗中打听到许姓人家根本没有儿子，派人来提亲并非为子求媳，而是贪图三姑娘的声色才艺，与青楼约定了高价将三姑娘买到青楼作妓。三姑娘得知许家的这一阴招后，悲愤万分，决定以死相抗，保全自己女儿家的清白之身，以维护林家世代书门第声誉。

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六月二十二日，三姑娘一早便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，并将专门为外出求学的弟弟缝制的一套赴考的衣服叠好，又为母亲洗干净了床褥被铺，一直陪母亲做针线活到深夜，直到母亲入睡之后，三姑娘才换上事先准备的衣服，自己将衣服上所有的袖口裤脚密缝结实，不留半点缝隙。之后，又将发髻梳起，结结实实地扎紧，一丝不乱。做完了这些之后，三姑娘平静地来到父亲的灵位前上了三炷香，趁着夜色，跳进了西门江。

第二天，人们在西门江出口海口沙洲上发现了三姑娘的遗体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三姑娘面色如生，身上的衣服整齐紧密，头发丝毫不乱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与三姑娘遗体并排列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个与之年龄相仿的女子。更奇巧的是，经寻访得知，该女子也姓林，是党江倒流村人，也是

为了逃避盲婚哑嫁而投河自杀的。乡人感念三姑娘及林女的贞烈，于是将二人遗体运至文昌塔下，合葬在一处，取名“贞女坟”，并在坟旁建一亭，亭中竖贞女碑，记二女殉节之事，并取名为“双贞亭”。双贞亭占地面积约一亩，背靠文昌塔，面向廉乾大道（清代廉州府城进入乾体军营的专用官道）。双贞亭三面墙体建成大拱门形，外建回廊曲栏，与文昌塔成为一时之胜景，可惜至今亭也甄没，碑又失踪，只有古塔孤坟掩于荒草古墓之中，诉说着往古的故事。